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三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三目錄

唐



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詔

興元元年命馬燧渾瑊招討河中制

興元元年命李晟制

論治亂之略疏

論徵稅疏

論納諫疏

論闕中事宜狀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請罷瓊林大盈庫狀

論兩稅以布帛為額狀

請罷兵狀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三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陸贄

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中博學宏詞德宗時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論裴延齡

姦邪帝發怒欲誅之賴陽城等力救乃貶忠州別駕卒贈兵部尚書諡曰宣

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詔

德宗因朱泚反出幸奉天術者言國

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
贊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
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
銜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
黜舊號以祇天戒帝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
帝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贊曰動人以言
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
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別
為詔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恡改過朕嗣守丕構
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
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

明徵
厥初

言明敘曩事
無所掩覆也

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

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

之衆代受亭育

亭育即亭毒

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

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

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

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

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

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

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民空

於杼軸

杼持緯器布帛織成者以機軸卷之

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

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

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

行陵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

唐太廟有九室

上辱於祖宗下負

於黎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

泉谷即淵

谷唐人避諱改之

賴天地降佑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

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命朕晨興夕惕

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

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

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

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

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慙自今以後

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

建中元年羣臣上德宗尊

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夫人情不常繫於時代大道既隱亂獄滋豐

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
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厯獻歲發生宜草
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
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
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
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勲舊繼守藩維朕撫
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
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

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
希烈等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朱滔雖與賊泚
連坐

滔泚弟

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

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
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
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其應被朱泚脇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
扇誘有迫以克威苟能自新一切不問人之行業或未

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
在適用則無棄人沉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改仁
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
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
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杆固全城驅除大憝
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獎
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
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見危致命

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
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遞給送
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
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
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歎道路無聊汔可小康
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等諸色名
目悉宜停罷

建中四年戶部侍郎趙贊請稅屋間架及除陌錢至是始罷

京畿之內

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

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克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
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
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
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
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盖誠所未孚故
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丘園不求
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
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

洞識韜鈴堪任將帥者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
下孤老鰥寡惇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
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
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
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
已師儉為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
切並停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
有乖慶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

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
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
邇咸使聞知詔下四方人心大悅山東
宣布詔書士卒皆感泣

興元元年命馬燧渾瑊招討河中制

朔方節度使李懷光

反詔馬燧
渾瑊討之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於
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未悛
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候委之

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赴難解圍盪

寇朕甚德之

懷光初自蒲城趨涇陽敗朱泚兵于醴泉遂解奉天之圍

位極上台寄

崇統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

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

時上欲親總禁兵幸

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懼反謀益甚對使者投鐵券於地

崇信讒

邪却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姦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

實優容任遇坦然如初凶德既盈醜迹彌露謀危社稷

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畏忌

懷光養子石演芬告懷光潛與朱泚通謀且宣

言吾與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

窮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遠違

陵寢

懷光逼帝自奉天幸山南

大懼失墜為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

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

懷光既反羣下多叛之

懷光既沮姦

謀詭稱効順累陳款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勲務欲全

貸授以師保之重疇其并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始終

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備

時授懷光太子太保罷其副元帥等官遣孔巢父往

宣諭之懷光左右殺巢父及中使談守盈復治兵為拒守之備

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

義之軍

朔方軍士於安史亂後最為有功推忠義軍

因茲脅從真與同惡謂

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神所共棄討除大憝
招輯非辜爰咨輔臣以董戎寄檢校司徒平章事北平
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閎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
才恒持至誠深識大體感慨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
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殿於北土隱若長城兵馬副
元帥樓煩郡王渾瑊淳粹積秉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
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辦節惟貞固在險
逾彰弘濟艱難茂昭勳閔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

全才安危注意副我憂矚時維二臣比德叶謀往濟多
難燧可兼克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等州節度并管内諸
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城可兼河中絳州節度觀察處置
等使仍克河中同絳陝虢等州節度及管内諸軍行營
兵馬副元帥嗚呼朕之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
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代著忠
勞橫遭汙脅深所閔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
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迷拒順罰

止元亮寧失不經無濫非罪列爵懸賞用俟勲賢布告
遠邇咸令知悉

興元元年命李晟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為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

漢書丙吉以詔

問邊吏具對見謂憂邊思職詳本傳

故方嶽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

理之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

徒兼中書令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厚之德

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

律身推功以及下衆無犯命人用樂推懷德畏威令行

禁止誓羣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

通鑑晟流涕誓

衆決志平賊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

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

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克徒折北再駕而京邑廓清

師皆如歸人不知戰載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

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撫謙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

地川阜連亘抵於回中

秦築回中宮在北定安定之間

限界諸夷藩屏

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

晟鳳隴節度仍涇原節度

崇十連之統帥

王制十國以為連

宣威耀德罷警息人俾予仰

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尹克鳳翔隴右節度度支營田
觀察處置等使仍克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内諸軍
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
官兼官勲並如故

論治亂之略疏

初德宗倉卒變故每自剋責贊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

者乃羣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上書

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

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

室資奉居者疲饋轉戰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

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感限而加斂

焉感限迫感期限也

加斂既殫乃別配之

別設名目微之別配不足於

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

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

陞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陸

下悉而東征邊備空缺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藉馬
夫私牧者元勲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
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
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見稅侯王之
廬冀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闕畿
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
治斷失於太速察失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
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

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

由是叛亂繼產忿讟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

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

何音訶

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

難不能效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委之天

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

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

天祐之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

繫辭傳

易論天人祐助

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然
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
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
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
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
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

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儉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論徵稅疏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卹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負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

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論納諫疏

德宗謂贊曰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憺人賣為威福今茲之禍推

誠之弊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于朕以自取名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上疏諫

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民者至愚而神蚩蚩之倫或昏或昧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

知所祕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
接不以禮則其狗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
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
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
而望誠於後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
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不
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
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

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

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詩烝民之

篇

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

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

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

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

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

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奸由此

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
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
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
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
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
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
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多言無驗不
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

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
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
天下之言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
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
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
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
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
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

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二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強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辨而衒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

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
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得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
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
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
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
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
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
隔而猜忌者乎

論闕中事宜狀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御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美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

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
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
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
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
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
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
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
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

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

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

故祿山竊倒持之柄

漢人言秦倒持太阿授楚以柄

乘外重之資一舉

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強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

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

肅宗年號

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

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

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度便橋帝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

是

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峻函失

險外寇則汧渭為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
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
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
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實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
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將
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
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
慮又甚于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而臣未達敢獻所憂

先皇帝還自陝郭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

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
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威士馬精強又徵諸
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
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攝殊鄰蠢茲昆夷
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
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
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

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

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為

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

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

衆遠在山東

時建中四年李懷光以朔方軍馬燧以太原軍討田悅兵不解

神策六軍

之兵繼出關外

唐兵志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策為六軍神策軍最盛時李晟哥舒曜等皆以

禁兵出關討賊

倘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

此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

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

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

兵連禍挐

挐亂相搏持也音初

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

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

蓋謂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

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

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

李正已

淄青節度使

李寶臣

成德節度使

梁崇義

山南東道節度使

田悅

魏博節度使

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

者朱滔

盧龍節度使

李希烈

淮西節度使

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

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
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
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
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
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
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

神狗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募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闕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

唐北軍舊屯苑中時悉在行營

萬一將帥之中

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

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

之

姚令言朱泚之以變果如贊所料

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

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盖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

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

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

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

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

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議制置

則強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

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陛下倘俯照

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芑援東洛

芑河陽節度使

懷光救襄城

李懷

光朔方節度使希烈克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

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

時神策軍使白志貞奏遣節將

子弟東征河北既有馬燧抱真

李抱真昭義節度使

固亦無藉李晟亦

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

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

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進卹勤懷遠

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權酒抽貫貸商點

召等請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

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
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
焚無易於此謹奏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通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黎元
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
慕行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
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

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
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
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
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
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復願披瀝頻煩
黷冒豈不慚惶盖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睠睠而不能自
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
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

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
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
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
為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
下益上乃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
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
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
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

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
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
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唯
危道心唯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
戒不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
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
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
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違故詩書

稱堯之德則曰稽於衆捨己從人

大禹謨

數舜之功則曰

明四目達四聰

舜典

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

贊于禹禹拜昌言

大禹謨

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

改過不吝

仲虺之誥

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

大雅文王篇

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

泰誓

言皆

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

兆夷人離心離德

誓

言違衆也詩曰汝魚休于中國斂

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

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並大

雅蕩之篇

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

仲虺之語

詩曰惟彼

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大雅桑柔篇

言自用也

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言恥過

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

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

象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略

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
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
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進廷奏庶務評
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
侍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
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
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
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

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
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
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
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
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
若此是則人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
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遣澤在
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

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
哲之耿光寔遠中宮之威柄漸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
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
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
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神龍中宗年
號景雲睿宗
年皆嬖倖亂朝忠義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
懷納忠克已從諫尊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壅下
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

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
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
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
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視於
穆清上宰養威于廊廟諫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
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聞望外
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談談滋甚
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

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
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甘諛詐之從
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
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
寢洞啟城府推心與人豁披胃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
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
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
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

事亦宣諭德令謀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
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
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
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
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
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
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
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

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
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
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
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
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
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
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
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

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

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

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

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徵福去危從安若不循

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監天寶致亂之所以

天寶明皇年號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乎聖懷彰令聞新

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

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

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
某惶怖死罪謹言

請罷瓊林大盈庫狀

德宗在奉天仍於行宮庶
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

瓊林大盈庫
贊上疏諫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
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
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
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

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
務鳩聚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
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
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
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
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
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効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
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

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

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

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

心侈慾萌祗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

必悖而出豈非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

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

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

焚裘之事

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程據所獻雄頭裘

復見於當今近以寇

逆亂常鑒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遵倣勵之誠臣昨

奉使軍營出繇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

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

時京城未復

師旅方殷瘡

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

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

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

甚或忿形謗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

之意是知眚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

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捍克徒內防危堞
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
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
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
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譁方
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
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
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其殷

鹽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

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

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

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

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圖百里時惠其尚小齊宣之

圖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

當辨察至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

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

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

唐制國用出入皆領於度支

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

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資英聖倘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

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

謂朱泚兵圍奉天時也

追戒平居

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
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
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
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
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
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
禁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

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
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慳少失多廉賈不處
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
勝管窺願效之至

疏奏帝即命去其勝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狀

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

輸無過十一月以大厯十四年
墾田之法為定而均收之焉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
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

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

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

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

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

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

難准又立泉貨之法

泉錢也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如泉文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

人代以錢字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周官有泉府以

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

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稅
租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
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
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
丁為本一日租丁男一人授
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
輸絹或綾絕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
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

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
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箕綬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

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
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
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
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
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
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
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
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

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克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

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純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

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為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

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

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為數者獨

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為

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

漢俸祿自萬石以下至百石

蓋以錢者官

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

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

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

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

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
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
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甚
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司有
準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
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
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所傷議者若
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

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

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糴
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
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
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
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
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
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
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

急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

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私賂競長誅求刻剝

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厯之間

代宗年號

所謂取之極甚

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

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

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厯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

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

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割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

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乎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

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貶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請罷兵狀

貞元元年馬燧破李懷光贊以河中既平慮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

李希烈者

因上奏云

克梗殲盪闕畿廊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
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澈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
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
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祈死
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
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
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吳剋勁越夫差啟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
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
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

輩幸克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

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

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起必有亂階故微臣姑

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

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

故文喜之討涇上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芟夷繼起

劉文喜梁崇義皆當時叛人也

阻命之師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

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

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
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蠱結
以懼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
邑鑿輅為之再駕

朱泚亂一幸奉天李懷光反再幸梁州

行宮至於合圍

朱泚圍奉天

於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

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苞桑綴

旒幸而不殊者屢矣

殊絕也

勢之危害實足寒心非有曩

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劒戟之利帑藏

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
豈不至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
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
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
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
者莫不涕流雖或克獷匪人亦必為之歔歔誠之動物
乃至於斯懷臯鵠以好音消稂沴為和氣由是姦回易
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之夫削偽號以請罪

興元元年
王武俊田

悅李納去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

謂韓滉陳少遊等

流

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需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數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

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
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永平汴
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廩帑以
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莫斂周於萬類徼徭被於八
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
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
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猱獢擇肉於馳道

猱獢獸名能食人

河

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宗郊服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

之亂海內沸騰倘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
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
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會不帶芥望
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

先是德宗赦田悅李納罪
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

而猶未敢絕朱滔至興元元
年見大赦令皆上表謝罪

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

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
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
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

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國家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

崛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

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

說命

又曰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

苗格

大禹謨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

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
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挈禍結變起百端
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矣此盖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
朗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
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
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

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
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
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
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
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汚
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
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
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

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
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
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為
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剪除之爾
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
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
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
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

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

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
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
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
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
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
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
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
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

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

泚僭偽京師故曰上

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

開元時以河中為中都

歲末再周相次梟

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

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

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汚之黨悉無所問

河中指懷光

赦

淮右僭逆之罪咸與維新

淮右指希烈

蠲貸疲屯休罷戰士


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

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

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
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
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
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
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
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
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者唯希烈一人而
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

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
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
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
欲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
莫窮乃是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
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
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
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

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
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千憂惜在
此倘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抄其招諭之辭詳陳


之畫伏候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書奏帝從之詔諸道與淮西接者各

境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
餘一無所問希烈果窮感為其將陳仙奇毒死妻子

皆伏誅如

贊所策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四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四目錄

唐



權德輿

兩漢辯亡論

答柳福州書

陸贄翰苑集序

高郢

魯議

柳冕

再答張僕射書

與權德輿書

復杜相公書

梁肅

補闕李君前集序

代太常答蘇端駁楊綰謚文貞議

沈既濟

論行辟召之法疏

于公異

收西京露布

裴度

諫用皇甫鎛程异為相疏

論魏弘簡元稹疏

李絳

請崇國學疏

論裴均進銀器狀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四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四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權德輿

字載之秦州畧陽人徙潤州丹徒憲宗時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病乞還卒於道德輿貫綜經術貞元元和間為縉紳羽儀云

兩漢辯亡論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子以為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

禹為丞相廣歷太尉

辭氣所發損益

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克汾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基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

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

俱成帝年號

之間天地之青屨

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

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

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誠

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

誦小雅

十月之刺

十月之交刺厲王也時害政者有皇父卿士之屬

乘其嚮納痛言得

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

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晡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

陳切靡面別廷辯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放決之時

方且眩小男於牀下官子壻於近郡

漢書天子幸禹第禹言老臣有四男

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 款然用家人匹婦為

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

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戒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

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

質帝崩廣與李固杜喬趙戒等

欲立清河王梁冀欲立蠡吾侯廣戒憚憚不能與爭而李杜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固

竟使清

河徒廢蠡吾為梗

蠡吾王志既立是為桓帝清河王徒桂陽自殺

邦家凌夷漢

道日戚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

宦官使牢修上書告李膺等交結遊士誹

訕朝廷於是大治鉤黨名士無免者中常侍迭用事以訖亂亡

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

赫漢室化為當塗

三國志裴注當塗高者魏也言當道而高大者魏明魏當代漢

蓋棟

撓鼎折之所由來久矣

大過卦九三棟撓凶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剋凶彼

梅福以孤遠上疏

成帝時福見王氏寢盛災異數見臣下莫肯正言乃上疏

張綱以

卑秩埋輪

桓帝時選八使巡行風俗綱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梁冀

獨

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

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

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

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貌安之時則務小忠

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靈著

漢書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潔齋露

著正衣冠立筮得

沮立后於探籌

後漢書順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

吉卦則獻其占

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

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

廣上疏諫乃立梁貴人為皇后

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熾焰焰以燎

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世

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

境書殺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

明禹廣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

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
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
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瞍者而相
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
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殷高宗夢帝賚良弼
得傳說周文王卜田
渭陽得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隸古史且
太公望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辯其所以然

答柳福州書

柳冕為福
建觀察使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
繇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
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
衡輕重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為仁由已
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
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
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
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

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儼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辯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

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明經問義
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義則面牆木偶
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伍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
疏注之中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
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
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令學究一經之
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
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倘有司率情下上其才

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強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強之道耶大凡常情為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御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不同豈古化夏遠之不可復耶復因緣漸靡

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慚
忤無量德輿載拜

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
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
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
無之

文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東陽侯張
相如絳侯周勃及灌嬰之屬皆害之

嘻一薰一蕕

善齊不能同其器

齊和也

方鑿圓枘

鑿穿孔也枘木端所
以入鑿宋玉九辯曰

圓枘而方鑿兮吾固知鉏鋸而難入。鑿音造枘音芮

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

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調渭南主簿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

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
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
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
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
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
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盖亦資文德腹心之助
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

抱真為昭義
軍節度使

奏曰陛下在山

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

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危從行在輒隨啓沃謨猷持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韋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

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為李異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

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為同
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
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
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
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
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
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鑒方撰集驗方五十卷
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

薨沒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擢古揚令雄文藻
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俾標校向風懦夫增氣則
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
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
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
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
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
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

四馬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

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

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

者又以房魏姚宗

房喬魏徵姚崇宗璟

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

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

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

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

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

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高郢

字公楚衛州人寶應初及進士第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出為

華州刺史尋內召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諡曰貞

魯議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沒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曾謂昊天

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

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

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從因言杞

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

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

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

謂大嘏

祭禮祝於始嘏於終告神之辭也常古常事古法也大嘏大福也見禮運

此乃申言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

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

者於譙然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

之教矣人胥效矣

小雅角
弓篇

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

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

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

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

左傳富辰曰邾晉
應韓武之穆也

得用備物

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

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餒周公於魯矣安在其廣乎
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
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於沃丁太戊亦未加以王禮或
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
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
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
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
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

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太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於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勲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

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
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柳冕

字敬叔蒲州河東人芳之子官
至福建觀察使卒贈工部尚書

再答張僕射書

張僕射建封字本
立鄧州南陽人

辱還答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
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
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
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

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為之時天且不違況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五千湯其道乃行天為之時也商鞅以彊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為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

移山必能移山

列子太行王屋二山高萬仞愚公年九十欲移之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

山一措雍南

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

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

犬戎殺幽王申侯立故太子宜臼

無知亂齊

齊公子無知弑襄公

管仲霸之晉室中絕王道興之太平干紀姚

宋挫之

太平公主高宗女武后所生睿宗立明皇以太子監國主欲廢之姚崇宋璟知其謀請出主於

東都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

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為
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
鼎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
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
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冤白

與權德輿書

冤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
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
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
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
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
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
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
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閣下豈不謂然乎

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
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
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繇而進腐生豎子比肩
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二
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於
誦注者與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
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
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

乎是以天下至大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顚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

至矣是則繇於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庶恥乎冕頓首

復杜相公書

杜黃裳字遵素元和初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去年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

房喬

杜如晦

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

徐庾

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為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

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為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

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

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

屈原宋玉

文而不

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已降

楊雄司馬

相如置身聖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

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陵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

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

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

蕭何曹參

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

荀彧荀攸

不能變聲色之

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

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

當時君子恥為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

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楊荀陳

楊震楊秉楊賜楊彪荀淑陳寔

並東漢人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

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猶有三代

之風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荀孟賈生

荀況孟子

賈誼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

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

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

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

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

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

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冕載拜

梁肅

補闕李君前集序

翰趙州贊皇人華之子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

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
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
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
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搏之以氣氣不足則飾
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
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
雅革浮靡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
則李貲外名穎蕭功曹名穎賈常侍名穎獨孤常州名穎及比肩

華

蕭功曹

名穎

賈常侍

名穎

獨孤常州

名穎

及比肩

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騫古今之際高步
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
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叙治亂
則明白坦蕩行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
游咏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誡則得
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
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
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

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闕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

捨君其誰歟君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補衛縣尉其後以

書記再叅淮南節度軍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

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

退牽乎時始君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

天寶末房

公瑄韋少師陟薦公克史官諫司之任當國者不聽乃已

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

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

則因疾罷免噫昔之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矣

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鍾毀棄若孟子轅軻士安多病

皇甫

謚字士安
有風痺疾

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

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於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

目為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

王粲
幼為

蔡邕所器蔡嘗過邕邕倒屣迎之賓客盡
驚邕曰此有異才吾家書籍當盡與之

故書於篇

代太常答蘇端駁楊綰謚文貞議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

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
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
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於宰司秉心不渝
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
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
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遊嘗為載薦引載之咎
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
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

卓犖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
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
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
公其事可見況當載秉鈞而公不叅大政載以時望慕
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為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
皆漏泄致辭患自掇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餽公膺
大任任職月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啓悟而責
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

為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

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
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
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
貞大憲克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
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
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
安可以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

蘇端原駁謂楊
公歷處厚俸人

謂儒宗曾不立
家又無私廟

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

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
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
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
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
將來盖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在
取坦然明白章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
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

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

於知人

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材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誅

許公瓌固執條

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

中宗崩遺制相王輔政中書令宗楚客韋

溫欲傳相王輔政瓌正色拒之楚客等怒卒削遺制宣行

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

不以一青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

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

宣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

足為定制乎

蘇魏皆謚文貞蘇端原駁引以為謚言謂館懸於蘇魏故答之云然

謹上參

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沈既濟

蘇州吳人官至
禮部員外郎

論行辟召之法疏

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八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

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齊隋叙置多由請托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戾矣不可以坐守刻弊臣請五

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
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
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
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
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逖聽遐視
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斥大正典刑責成授任誰
敢不勉夫如是則竊名偽命之徒非才薄行之人貪叨
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大數十去八九

矣。如是人少而負寬事數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臣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行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況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益久乎？

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

于公異

蘇州吳人擢進士第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公異與陸贄故有隙贄執政奏公異

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

省詔賜孝經罷歸田里

收西京露布

為西平王李晟作帝覽之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再三咨

歎

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煦嫗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忠是故

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克氣母

莊子伏羲得之以襲氣母注襲入也氣母元氣

之母也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彛倫亂由是除兵不可

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

蓋欲攘制姦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

暨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

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

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

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

無戰許蔡侯首領之誅

李希烈反蔡州寇襄城帝遣神策軍擊賊乘虛襲其許州

陸

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

帝發涇原兵救襄城節度姚令言率衆至京師擁朱泚以

叛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姦徒熒惑我生人僭

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宮闈

莊子曰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言泚

如腥腐之肉能使羣賊附之也

散作旬始之妖孛於躔次

旬始妖星

先皇懷

柔河朔敷佑下人

先皇謂代宗也河朔諸將多安史餘孽皆錄用之

錄其率化

之類優以登賢之禮

大歷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綵為其下所殺擁朱泚為留後上許之

九年泚入朝賜第居京師

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闡茸

之質冀革桀鰲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莢瘼

狗吠豢牢之主

左傳國狗之瘼無不噬也瘼狂也

頃屬鑾輿順動郊圻

駐蹕

帝遣中人慰諭涇原卒不聽幸奉天

而泚乃嘯克命醜阻兵安忍

左傳衛州

吁阻兵安忍

長戈指闕流矢射天

泚自將犯奉天

穿高墉以鼠牙

詩曰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毒王師以蠆尾

蠆蝎也鄭人謗子產曰其父死於道已為蠆尾言毒

害於人也罪踰羿浞

羿滅夏寒浞滅羿

惡貫梟獍

梟食父破獍食母

是以萬

方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劒者投袂而興爭剗刀者不期

而會

李晟李建徽楊惠元等赴長安韓遊瓌渾瑊李懷光援奉天

賊伺間釁陰貸克

謀

泚敗於奉天陰與李懷光通謀懷光襲殺楊惠元賊勢復振

既緩雷霆之誅遂延

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算恭行天討

興元元年正月帝再幸梁州加

晟同平章事晟得制痛哭謂將佐曰長安天下根攝衣
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流涕誓衆決志平賊攝衣

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禡祭名詩是類是禡假神祇之幽

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五月晟牒渾城駱元光尚

可孤集京城下略灞澹以揚旆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場城中水絕此東出灞水與王師戰大敗

奔還晟以賊重兵皆聚苑中遂自苑發之瞰苑囿而下營土垠雲舒盛與塢同畝土

也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

賊初凌犯已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

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左傳

中權後勁召勝風於大旆

兵法順風所向擊賊者勝萬畢術召風者當焚雞羽

未鼓而

人心粗厲

左傳一鼓作氣

先庚而軍令凝嚴

易與五爻辭先庚三日取其剛斷也

各懷報國之心爭淬復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

五月二十八日寅時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承命於

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啟

行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夾川陸而左旋右抽

詩鄭風清

人篇左旋右抽旋旋車抽抽刃

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

鼓陳兵於光泰門外

嚴自東渭橋移軍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保白華殿

盡銳於神麇倉東

晟使兵馬使王佖將騎兵史萬

繚垣

摧以成塵

晟先開苑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萬頃拔柵而入似繼之賊遂潰

滋

水涸而為地

滋濁也即壞二場事

左廣未離於舊壘

廣兵車也楚人二廣之法

左廣鷄鳴而駕右廣日中而駕先用左廣右廣繼之

前偏已交於賊鋒

偏亦兵車也鄭禦王

師於縑葛前偏後伍伍承彌縫

若降於天

匈奴謂李廣從天而降

如出於地

公孫瓚曰

袁氏之攻如鬼神梯衝舞於城上鼓角鳴於地中

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僞

狡心尚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

勢同飈馳衆若蓬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蹭蹬之

鱗木華海賦踴躍窮波言鯨魚之失勢也

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王

似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驅兕作威感激而風

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

旁張而雲合

諸軍分道直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

霜刃交光而霍

耀麗鼓騰聲而隱鱗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

至於上蘭

王師入孟涉屯白華殿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

取彼鯨

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膂既已生擒

新書段誠伏莽中為

王似所擒誠即成諫也舊書作誠諫

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係

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

莊適莽蒼者三旬而返

震懾

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

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昔實平人

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

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矜

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謹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輦之氣

霆鬪而雷馳

姚令言張廷芝李希倩猶殊死戰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百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

來賊皆驚潰

屏翳發向敵之風

屏翳風神

回祿扇燎原之焰

回祿火神馬

逸未止

左傳張老御郤克及齊師戰於鞍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遂入齊師

士怒未

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

易師六三師或輿尸離上九有嘉折首

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等領馬步為副

勢均破浪

王融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攻其決河

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十餘遇皆

捷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剪滅纔欲

乘陵曾乏鎗刃之鋒

曲禮進戈者前其鎗後其刃疏鎗在尾而鈍

已失藩籬

之固遂生擒偽署侍郎董奉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

言張芝等輕騎走出

張芝史作張廷芝泚既敗與令言廷芝及源休兄子遂等率殘兵西

走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

包藏逆謀參會凶德祲沴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啟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

且稽分體

梁擒侯景分其體為三首送江陵手足送魏身陳於建康市

未即燃臍

董卓

既誅暴尸市中卓素肥脂流於地守吏燃火臍中光明達曙

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

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

鍾簠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祐列聖之所雄都

神扶業業之傾

揚雄甘泉賦神莫莫以扶傾

天降穰穰之福

周頌執競篇降

福穰穰

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

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穀內再造可

封之俗因橐不戰之弓

詩載橐弓矢

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

乎華胥之夢

周穆王夢遊華胥之國見列子

熙然葛天之風

古帝有葛天氏見莊

子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甫之文武

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缺卻穀之詩書

左傳卻穀說禮樂而敦詩書

此皆諸將叶心羣帥宣

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

布以聞

洪奔涇州其下韓
昊等斬其首以降

裴度

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官
至宰相封晉國公卒贈太傅謚文忠

諫用皇甫鏐程异為相疏

元和十三年憲宗既平
淮西浸驕侈判度支皇

甫鏐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遂
以為宰相裴度極諫不聽求退不許因上疏奏之

鏐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

駭笑況鏐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

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江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

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

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

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

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

承宗王士真之子為鎮冀節度時淮西平承宗懼求

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

韓弘與疾討賊

憲宗用兵伐蔡拜弘為淮西諸

軍行營都統弘遣子公武領兵二千屬李光顏淮西平弘入朝以足疾命中人掖拜

豈朝廷之力

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

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

疏奏帝以為朋

黨不
之省

論魏弘簡元稹疏

長慶元年以度為鎮州西面行營招討使度自將兵討王

庭奏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稹以度望重恐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乃上疏云

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望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臣某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

穆宗尊號

纂承丕業光啟

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天下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

山東

成德軍都知兵馬使王庭湊作亂殺節度使田弘正

奸臣作朋撓亂國政

奸臣

指魏弘簡等

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

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闡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計者耳臣比猶懷隱

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君必
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紀綱漸壞賄賂公
行待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克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
制命繫於安危痛此奸臣恣其欺罔干亂聖畧非止一
途又與翰苑近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所說則必訪於
近臣不知近臣已先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
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
蒙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所與

佞幸亦無讎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奸臣之黨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悉數其罪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衆逐便討賊奸臣之黨尤所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杜塞復與一二險狡同辭合力或令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拽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亦有熟

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

若朝中奸臣盡在則河朔逆賊雖平益熾臣伏讀國史

知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甸代宗不知蓋被程元

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

歸罪為國除害

代宗時宦官程元振用事人情胥怨吐蕃黨項犯京畿徵兵無至者遂蒼黃出

幸至陝州柳伉請誅元振乃放歸田里

今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觀堯

邪有瞋日月臣不勝感恩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

奉表以聞倘陛下未甚信臣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

令三事大夫與百僚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疏奏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李絳

字深之商本贊皇擢進士宏辭元和中授翰林學士擢平章事文宗立出為山南西道節

度使兵變遇害

請崇國學疏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

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於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為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

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瞻鴻儒碩學盛於朝
列質疑應問酌古辯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
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
之理謂之太平至於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復覩儒道
之盛故太學興廢從古至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於衰
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
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
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

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
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
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闕
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亂華
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
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廐園蔬殆恐及此
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碩
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

學中屋室廚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

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

日

明帝幸辟雍禮畢坐講園橋門觀聽者億萬計

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茲廢

墜弘於教化興裨聖教以助皇風

論裴均進銀器狀

元和二年春德音以天下方鎮因緣進獻哀刻百姓賦歛

煩重外以進奉為名內以貨財為事遂有痛
哀之詔斷方鎮非時進奉其夏襄陽節度使
裴均素交結內官恃其援助遂進銀甕銀盆
之類萬餘兩憲宗納之學士李絳等論奏

陛下聖明之德超邁百王英特之姿跨越千古察百役
之繁猥愍萬人之愁苦念杼軸之積弊知姦臣之徇私
外以進入為名內以賄遺為計厚斂於下半入其家所
以特降鴻恩大拯頽俗罷方鎮不時之貢禁天下無藝
之費蘇息下民革除宿弊頒宣之日遐邇畢臻感恩涕
泣仰德歌舞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覩聖時利澤布於

四海德施周於萬類家吟戶詠氣舒目明纔及數月今
自廢罷受納裴均所進銀器天下之人皆謂詔書不信
必為陛下以財貨為先此甚非益於盛德也其裴均行
不由道姦以事君固違制書敢進銀器此是試陛下之
意若不容納必知英主不可以利啗則須恭守典憲遵
奉朝廷若為受領則知聖懷必可以財動因此厚斂於
下此不忠不誠之大罪也儻陛下以裴均位當藩鎮官
極崇顯未能行法以懲姦人伏望准制書令度支收納

既不違制文又免入內庫無虧聖政以示外方

憲宗覽
疏驚曰

我事繁都不記得許令受納是我誤也所進是敕書未到前發來裴均特赦其過依卿所奏便送納度支收管其日遂令中使押領銀器於中書宣示宰臣云裴均違勅進此銀器緣敕書未到前已在道路所以特赦其過並令送納度支所宜知悉宰臣驚悅進狀稱賀中外皆喜上之從諫求理焉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 臣 劉景岳

謄錄監生 臣 沈廷棟